



02095

宋文憲公全集卷四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贛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
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旣歿能發祥爲神漢高六年
遣潁陰灌懿侯嬰略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粵接
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絕頂峰告以克捷之期已
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爲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
周諒被酒爲魅所惑墜于崖下符爽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
所禳諒卽返其廬爽見神來護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相
率造新廟堊石爲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爲之晦冥錄
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
亦繼亡逮今祀爲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一

有二洲曰藍澗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楫
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遘焉亟徵靈於廟水清
漲者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
雨徧禱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鬱孤臺燭未見跋甘
霖如瀉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庠林顏正佩郡章
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遙望雷
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
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贛僉人深入至造水髣髴覩神擁
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爲郡欲新神之官召
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爲
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爲正副
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

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官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輦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礮之陰霾挾逆風爲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爲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劉文粲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筮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兩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三版民懼爲魚立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黥卒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塏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禺爾宜速圖塏密命胡巖起李強疾趨至贛合三寨兵燹之淳祐七年湖南夷獠曾甲嘯衆倡亂聲搖江右部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兇徒沮駭卒就殄滅九年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二

安遠崔文廣爲變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來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膽遂落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吏受賕撈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吳草疑焉神告以先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彥真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鞫讞之蓋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雨暘疫癘之禱驗者尤夥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錄濂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莆田傅煜爲贛縣東尉豔神之爲撰爲繇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面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禦菑捍患有合祭法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

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光著可謂備矣云云若高宗所賜赭黃袍纏絲馬腦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人猶藏廟中云濂稽諸經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以神爲可依故建是祠祝之制也世之號爲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爲誣則斥以爲惑不幾於悖經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邪何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爲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韋法凱之請爲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陸賈賈璽綬立佗爲南粵王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三

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邪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畧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曰神之罔翠參差五螭天矯含精徽崇祠四阿儼翬飛像變翕輿五采施陰爽襲人動曾颺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傲告捷期豈或天星隕魄爲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爲氏理則宜六中卜遷墨食龜有聲溷風達四垂風霆號令疑所司斥逐厲鬼賜雨時禾役穉穉歲不饑民氓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值中衰官車駐蹕顛水糜完顏黥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疾走如窟狸莫搖嘯呼引獠夷禁軍荷殺據城陴屠劉壯健到嬰兒威神有赫助王師一殲兇豎無子遺貢江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叩靈墀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鸞詔自天

題爵爲真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赭袍籠黃帶纏絲五龍寶現角鬣奇襲藏山中夜吐輝陽陰幹運無端倪君蒿悽愴如見之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惚恍邈難知奚不來索庭中碑

胡越公新廟碑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俵俵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靈坡前集

四

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螯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徃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

大藩通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王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埽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堂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

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附之蓋公處心以仁治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火滿野洵洵聞人馬聲洎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啟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颯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維越公其凜凜越公勁氣橫騫手荷鐵受其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六

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沈沈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琪皇帝曰都爾予羽翼發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公既受命分闔建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疲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琪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闌闌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夷夷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六琪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匪廟曷祀非祀曷虔棋乃簡璧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倕稟令紫椀星錯素階玉瑩琪邃清有寢嚴衛有門旁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髮髯若存棋維公顧綏時著靈響幽火東鶩鐵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敵孰

不生畏孰不景仰其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可縷
陳劄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均其公實惠我弗
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旆登我稼穡過我妖沴歆我明祀
欽于世世其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沙門居
納始縛庵廬脩習禪觀至宋某年比邱某斥而大之殿堂門
廡一如他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爲請于朝而畀以今額元泰
定間寺僧厄於科繇之煩悉以土田質於民間寺事日廢至
正戊戌僧子琦籍其步畝圍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輿
公曰琦不敏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
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擲象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七

然今豈弗類惟公儉以持已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已
率以動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興何壞之不補今敢以圖籍
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當是時敗屋數楹頽然荒
菅叢棘中饑甍窮蹙後先嘯呼百草涼烟舉目凄斷象先初
應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爲者耶
於是悉發其儲畜市材僱工剔彼穢荒土復燥剛位仍面陽
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咸如舊置土田質於民者既贖
歸之而新置之數又倍於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
能也世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不售奇術巧以病夫
民則藉豪氓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
也今象先不資衆因不動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輩之
士如登耆闍崛山親覩如來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宏見之凝

不足以與於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人尚知以信爲最相與嗣葺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得度於雪隱光禪師深通內學其來請文者則用晦熙上人也系之以偈曰

如來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屬於有爲於眞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羣迷者聞峒山及諸處重閣講堂無不具儼然如來在會時衆生貪著於五欲紛紜膠葛不暫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在難比喻我佛重以慈憫故建茲莊嚴妙勝域所以奪妄欲趨眞太白山陰降支隴山川鬱蟠護靈氣有一尊者飛錫至結茅數坐縛禪寂後來繼者翕然聚化爲寶坊轟天起金碧晃輝映林谷鐘魚互答朝夕閱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叢前集 八

何期鞠爲狐兔區遠近眈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殷勤赴我桑門請彈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不現前我聞成壞世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大劫來至於今無生無滅無增減此爲毗盧法性門佛與衆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卽非是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

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

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

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九

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卽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

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
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
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
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
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
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
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
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
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
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
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
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十

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
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
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
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
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
寅春脩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
欽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
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
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
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
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
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

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
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韋山諸將以友諒兵尙強
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
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
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
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
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旣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
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
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
二月理銜璧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
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
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
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
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
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
州之毘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
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
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
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
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
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
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
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

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梁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七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則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

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
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
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
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
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
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
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
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
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
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
動颯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三

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
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旣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
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旣撥何有條柯乃收晉
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
刻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煜其有光亙古不歿幅
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
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
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
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
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
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追崇揚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揚王外王母爲揚王夫人建祠於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悲喜交集卽詔內臣及園丘署令往祭而脩治之置灑掃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十二同行者累石支碇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鬻體山有死馬其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十四

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胯曰舟至矣奈何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皇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颼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

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死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揀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啟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旣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帝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鑾坡前集

五

畿立廟崇祀元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閭師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徃葺治毋俾蕘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猗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峩巍日照月臨風行雲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詞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武

義康公神道碑銘有序

皇帝卽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邇遐梯山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旣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爲務授以長官俄遷爲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七

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和州上慮公扼采石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宏得士卒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游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始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

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遂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疋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櫂陽遷都水屯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領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暨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與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未

七

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卽遣銳卒來迎
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
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
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
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以上以江南之地旣入版圖乃遣
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
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
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
敢東向二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
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
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蘄國公諡曰武義十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壘坡前集

七

上元縣鐘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幃相望
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
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
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
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
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卽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
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本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
以心膂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
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令名
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瀛謹拜手稽
首述辭于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琪于時康公江險

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巨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
何守弗傾其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卒衆內嚮其皇
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爾礪矛鋌爾部士
卒助予四征以寧方國其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效如
無餘齡其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東吳
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克豎始亡其大將北伐同取汴洛
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其蔽遮河潼以鐵爲關誰敢操戈睥睨
其間其元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思義斯在其從伐漢
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
醕其勲錫以茅土其孰不壽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
扃其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爲堂畢茲窀穸其名垂於史
祿延于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叅前集 九

公勲有永無極其

卷四

鑿叅前集

九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

神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
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
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至者唯
公而已不知公何爲去予而遽死矣其有善孰予相孰知我
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
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
識當屬之誰乎因投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溢姓章氏處
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
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

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
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
其第三子獻誠任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
文錫任宋爲祕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
遷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
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聞義聞義
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
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
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巖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
應科繇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
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卽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
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旣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樂坡前集 三

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
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
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勦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
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拯
身出謂賊曰見幼無所用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益益
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卽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
公夜給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
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誑誑者石抹將軍宜孫

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卽平民耳今不出此而四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卽檄判官母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崇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寇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卽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

朱文憲公全集

卷四

壘坡前集

三

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卽抵二豪罪發其粟振餓夫其尤困者俛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帥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聞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蠶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六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

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迎戰並山爲長陣兵旣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卽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丙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真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蠻坡前集

三

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
上皇帝遣使以東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
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
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
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
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
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土時遣使存問暨疾
小愈卽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
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
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
疾耳上卽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畱其季子存厚于京
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卽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三

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資優渥且俾存厚入
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召公還守處州饋餉
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卽以總制事付胡君而
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
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旣至觀荆襄多廢地
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上曰所言甚善第
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
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史
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璫亦以事被逮
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上遣太史令劉君基驗公曰予
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旣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
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

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季汝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爲游擊而公卽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上以屬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之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五

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謀乙旣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寃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曰陳有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有定所并公因畱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爲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陽總督孫安之兵僉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戶凡一千旣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恆不足胡君爲

奏免唯輸疏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爲言罷
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
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
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旣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
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
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
旣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卽召
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入閩而存
道守處州公旣入見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
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
敢當明日上召閩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
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 三

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
萬全計也卽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
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
丞禍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
達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上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
去溫旣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苟納之是
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鉅材檄處
州與諸府同公曰處發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
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
卽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
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
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

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爲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與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今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謂之是爽信也上不憚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俛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變坡前

天

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上甚
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卽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
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卽存道明
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
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
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
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驩心與二兄別居已
久旣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請如也先世
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
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
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
玉峯西岡爲義阡聽其薶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七

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卽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
忠賢祠蓋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公狀貌宏偉器局
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
大事則論議諍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
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爲
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
爲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
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恆切切爲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
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爲東
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
牧邑宰皆未嘗無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
太傅公爲尤盛聞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

牙吮血而桑梓爲墟公談笑而起皆剽殄之無遺育處之民
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
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公之所遭者衰
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
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騰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
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
偷竊方纘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爲欣勅生螫螫
千子孫白笏堆牀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頤踈髯目電
焯音吐鴻鬯鐘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禮嘯
呼不異鬼魁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太
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倫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天

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
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栝山
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
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複諄有叛命者鹹以
徇時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馴
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萱堂風慘逝驚魂上表
陳情達帝闔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聞之孰不
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裊灑浴漑本根所以不坐枝葉
繁交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藏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
千百載期無譏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旣草元命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發

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後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犖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潭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蚤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五

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圃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爲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倣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延爲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爲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箬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仗卽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

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
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
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
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
爲與賊守自取作蠶粉即將軍未忍卽加兵苟能去逆效順
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
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
溫城瀕海民以漁爲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
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旣而宣
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
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爲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
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三

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書先生者盡蠶之緇
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
之氓咸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
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旣至假公分院行軍都
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
遂來降緇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
傾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卽殄滅
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
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
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
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
國兵取浙東婺衢旣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已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
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
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
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
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
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上素聞公名召至南
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論天下
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
兵卒以從征西上旣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
東苗軍爲變婺守將旣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上遣公復處
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
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三

方招捕凡首惡卽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
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
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
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帛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
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讐服江西食
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
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爲所
齧蝕幾盡公卽上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
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
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戎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閑曠之地
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
恆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没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

將謝再興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爲援建
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
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
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至暨城已完
上歎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
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
田之蘆茨地接閩徼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
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爲
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
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
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
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
尋入覲上欲畱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上時已
卽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諭之曰俟
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
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
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
二柵有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
執有定旣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
樂爲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殺公意會元
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
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卽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
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

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不精性倜儻好施
子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
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
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爲立祠守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
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
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前中書左司郎中
元杲女弟也公旣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
實附于圍源之左葬已來徵濂爲之文昔濂侍上於白虎殿
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
東一障朕方賴之則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宸眷之
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詔鎮處城皇靈覆冒幸已
寧謐誓將挈全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奈何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序 董

者銘曰

沈沈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氣盡
白此爲兵徵見於龜策爾衆荷戈來入我堡寘而枕席拔而
水火公師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爲埃塵節鉞出鎮涉
歷五年桴鼓不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
寇至輒敗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於公弗惜公感主
知酣歌慷慨誓提八閩以歸職方旌燾所屆勢如破竹天未
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赭公命奈何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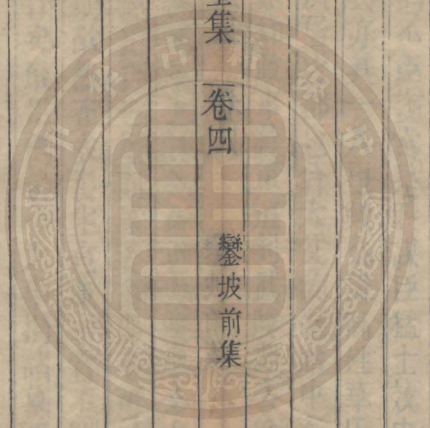
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千里枯槁
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像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
通栝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鑿坡前集

三



臨計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像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
通栝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宋文憲公全集卷五

大明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
諡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旣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
宏展其丕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
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皇帝
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
夷荒蠻微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
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
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會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一
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
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
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澧國
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
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
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爲患害屠
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奪其玉帛公慮感迫州境卽於所
居黃墩結集水砦招募彊丁淬礪刀劍晝夜爲禦侮計練閱
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荷戈相從于時帝初起兵
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于麾下及大
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業擣京口
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

之地肆爲不恭侵軼邊陲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
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于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號爲尤偉
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入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旣集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
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
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
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隍整
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舍年五十八又九寶洪武四年
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
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
泉且進封巢國公諡曰武莊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
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蔣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二

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旣葬禮部以聞帝若曰其令國子
司業宋濂製爲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卽日傳命授臣
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爲難而炳於幾
先者爲難公當羣雄疊奮之時亦欲以一障自效見帝之頃
卽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驩然來歸非有先
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
品亦宜也雲臺凌烟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旣歷序公
之戰功次第於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于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羣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寇攘皇帝龍興知爲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士帝曰俞哉爾
兵我從卽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旣殲于湖亦捷深水洋洋

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騰震靈秣陵南徐次第而平况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彊不衄鄰有勅豎據浙連淮來撼大樹何哉蚍蜉叶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鏹破連營洵除窟穴復勅雄師定淮之東載綬載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鏤書鑄鐵爲券作誓剖符于齡弗變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計來海南聞者涕零宸衷憫惻爲詔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窆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赫賁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義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諡文節汪

先生神道碑銘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三

濂奉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旣而先生族子克寬來與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濂旣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家所撰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厚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識錢珍之獄秦定實錄中嘗書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爲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巳未進士祕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慶厯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繫崇寧癸未

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
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
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
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
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
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
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
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
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
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四

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
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
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
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蝨頤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
意卽繫送於官人懼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
卽發其姦屏諸蠻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
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天也誓終身不再適孟
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噤亡賴男子誣以姦私
婦不禁撈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
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彘兒赤跋
扈自用搃有司之擊俾不得詰信其媼家王某爲郡府史藉
其威尤鳴張無忌擅箠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

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結以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耶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成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祲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懼命大姓發廩以哺疴羸其病瘠方熾者召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已飲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五

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輪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於讎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未管二姓爲姦利於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歷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

州諸軍與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爲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襲封衍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躉之奏陞品爲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俸分脩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旣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爲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蘄黃紅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藝文前集

六

巾彭黨祖搆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爲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爲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成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戍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

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雅敬先生名爲
具冠衾葬於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於朝贈資善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
定諡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
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
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
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
副使德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
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
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疎髯風
裁峻如也其爲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
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璧坡前集

七

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
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爲強家所侵辨理於
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
民甚如赤子草薶除姦有知殆無不爲然於律已則玉潔冰
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
思之至有爲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充賊至不忍焚之
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
立心之正不爲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爲不義所屈忠孝大
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
者矣先生爲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
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弆爲榮所著書有巢
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

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
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
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
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
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爲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
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
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靈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游舉於
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願從
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
隼橫鶩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爲理官爲獄立平起彼朽骨
化而爲生魯有名邦待公爲政瑞麥嘉禾發爲祥應策書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八

登金匱啟封袞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
集賢進班邇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拄
笏看山宛水之浹遭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拄
公苟我雷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污秋
鏑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
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
正之千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日出事聞中朝
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俗瀾
奔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爲人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

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爲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

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
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
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
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
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爲變情徇勢之行
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爲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僞
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入駐師
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俛俛不知所從君召父
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爲叛從官軍則寇
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
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爲隊伍朝暮教以
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劔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九

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
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爲神歲乙
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
之命爲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
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
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耶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
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
之君輕騎謁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鵬
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戍徽州永平
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并條授之且曰子賜
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報効
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

藏畧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於外潛獻
搗虛之策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皆從馳行電疾友諒以爲
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居亡何助攻建
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
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輿輓
銜璧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
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時僞吳張士誠據浙西
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安
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
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
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
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十

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
六月進擊河中拔其城魏公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
引兵來戰君輒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
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
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
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
死不辱國爾輩受大明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
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上
悼之錫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
神主配享雞籠山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
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二而歿氣貌脩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
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

及持戟上馬輒鷹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
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
長跼於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
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月
十四日歿於洪武庚戌某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
蕃用招魂禮葬君衣冠於某山之原前葬一月其外舅建德
令劉君煜狀君之行引蕃來拜于庭請爲銘揭諸墓門嗟夫
君以一書生嬰亂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繼而率衆歸有
道之朝四方征伐爲前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乎安定
之役孤軍深入不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
益悲之也然君能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
已之言亦可謂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七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堪用
武惟君之生丁時搶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
州里真龍天飛大明赫熹杖劍來依帝曰嗟汝爾鎮欽土以
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翦漢縛吳借籌決勝山東受令
洛汭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爲闔敵不敢捫靈旗西伐如火烈
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
殉國死又何恤皇寵有輝少牢祭之餼食崇祠寰宇一統不
爲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樊山氣鬱鬱
護此元室魂兮來宅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
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

子王公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勲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皇靈之浚被也虔奉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濂爲銘以侈上之賜濂辱與公游不敢讓所知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沈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辟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卽召公至幕府上方爲元帥命爲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十一

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公慰撫之始定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苗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上遣公馳入其軍諭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谿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戍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畱胡公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

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海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楊明恃砦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爲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十三

翁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貢田請都以糧多者爲正里長寡者爲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四二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

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侍俠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爲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岷縣禦諸暨爲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摯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聽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果敗盟而去先是苗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苗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十四

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
早歿于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爲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
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
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
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爲賢賓佐及臨患難冒賊而
死爲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
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揮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
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燭於
幾先莫徭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浙河之東婺
爲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畱將戍守公持文墨
參其臧否姑蔑遺墟旣入版圖兵民二柄孰幹其樞帝詢在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五

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卽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
置戍金柝夜囂孰爲頑民嘯呼搆亂誘而縶之邊烽晏晏出
粟哺荒注藥起疴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
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蕃控于海東還公來治若疚在
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間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
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豈期妖豎相挺爲變大詈不屈遂
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盡傷
親御翰墨摘文祭之龍光赫絕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風宰
木瘦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萬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
諱鸞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內舍

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歿于難
父德潤入元爲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庾之餘買田三百餘
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莊人爲建祠學宮改將仕
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祕書
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于
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恆兒九歲能詩賦
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爲第
一二十受大官薦爲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
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闈人擢第者從府君
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
豐於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據其業賄于上下訟久
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鞫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去

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龜尾如
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洩旬始不見或以爲瑞應改邵
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
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爲屈
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
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
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靡不去
苗將稿矣悉置於法燭見毫髮無遁情皆以雷神稱之闔閭
之衢聲以如卵小石犖确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擊石爲版
易之人呼爲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
焚香祝天曰爲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
恕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爲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

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悅仙游清田二縣民訴於郡曰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盍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民皆大悅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弟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疾府君聞之愀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耄矣忍靡好爵而不歸養乎卽日抗章辭職民涕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爲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囚至感泣相聚僧

坊誦佛書以爲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鬪鬪散子失足墮塹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八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惠民不知教建義學鐔津延鄉貢進士陳竑願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與鄉薦者羅天淩反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保柵數區以扼其險要招集強丁爲禦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絕盜聞不敢犯陞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變其俗兼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廬瞻故宅也舊因宅爲祠已廢府君爲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旣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爲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

刻薦于朝及代還民俛俛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爲生立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焉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强悍易爲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以爲保障且請躬董其役上官聽之府君爲量功授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屠公駒特爲閩部僉事行郡至汀稔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卽爲決治如律無不慊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遽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任卽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旣死其葬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孤燈熒熒猶繙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

西鄉闈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經藝者爲人嚴而不苟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鶴磯梅易齋碧玉環七葉共若手卷藏於家娶樵溪危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部侍郎春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徹之孫女也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埏至正丙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通鹽使司知事次仲堯仲堦燦之子仲墉仲堪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

至正壬辰四月某日葬危夫人祔禮也既葬十餘年燧自狀
其行實謁濂爲之銘濂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聞閩中
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爲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
以爲法蓋府君與仲弟杭皆第奉常而聲譽奕然久矣雖歆
豔之有志弗強不及樞衣從府君游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
今四十春秋顛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
光之盛僅著於當時文辭之載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
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揆之於前古
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爲士者知
所勸洩官者知所法不可以濂之蕪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
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髓亦既決科拾青紫政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九

州邑平如砥鋤擊暴民仁懦起姦吏聞風潛若鬼獄命至重
心畫爾一夫銜冤顙有泚漢之循吏當可擬元龜護印曳其
尾穹石序功文煜焯魂升魄降吁死矣四民會哭動成市遺
文續紛滿千紙虹光夜發元笥裏孫子繩繩襲休夫不信予
言有如水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予時被旨與魏君
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閱卷相與其論定所見
頗膾合將還潛蹠而請曰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棺
之石有竅而無辭今幸得陪末議者踰旬敢藉寵靈以發其
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
吾菴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

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雲潭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卽治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謹不如避之府君笑曰有是哉毅然獨留果有一士頎然而長鬣揭簾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猶撐柱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爲已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錄劉光尤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爲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關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二十

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爲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廉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召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軍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櫟懼甚奔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從容荅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關歸故鄉家素單乏蠶鹽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驩如也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潼發爲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爲石川先生

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柯阜之原其徒誅之謂府君精思而陋詭隨之習知至而黜偏駁之非自窮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涅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長恭儉子女子三人姚秦俞某張某其壻也孫男三人鈞鎡鏐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鏐桐廬縣學教諭會孫男四人潛溥激浩潛乙巳鄉貢進士入國朝爲尚寶丞階承直郎府君篤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意於易闖人有宋英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君知其名要之抵家宋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宋舌強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少實吾師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五

也嘆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列卦畫爲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爲決科沈潛之學常不足勝夫淨華之習往往爲進士之業者誇多鬪靡嗤彼經生爲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不然哉今府君以通百篇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所致歟子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沈溺文辭而棄經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蒞著光晶盍稽之爲法程性由繕欲莫櫻睦有土尊遺經宋物改遜巖扃霞倖幌雲爲屏皦弗緇節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續紛競華聲文滅質實慚名苟視此面發頰柯阜山八尺塋序令德鐫新銘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志銘

子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召對謹身殿授刑部司門員外郎子悅甚將脩刺通謁適脩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被上旨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胥會成均孟遠曰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子曰僕之心卽孟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暨再見又屬子曰先人歿四年墓上之銘未樹已歷繫善行成狀矣旦夕重有請願吾子昇之也自是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遙見孟遠各注目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羸甚身弱如不能勝衣子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獨唾血垂斃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叅前集

三

知二公旣歿而谷猶未死耶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夏孟遠出爲鞏昌隴西縣令復來與子別惓惓以銘文爲請子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觴餞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爲之戚然弗寧越三月忽孟遠之子興來告曰先君得腸辟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日死矣子病瘍在告聞興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之期乎賢者天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者來撫州爲金溪場官遂爲金溪人曾祖榮彰祖實父善母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恆至四鼓目曉未及交而雞已

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映簷光而讀之。尋，患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崖光澗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義塾，曰墨壽，聘余太史貞爲五經師。松滋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載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竄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爲者。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爲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漆溪，芟禮記疏爲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山林耶！適徵命至，卽幡然而起，擢爲今官。詳刑鞠獄，人自不以爲冤。朝廷鋤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三

刺吏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爲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奈何死之奈何死之同知泗州事樂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弗展其經紀其喪事，興得以某月日權厝州西大勝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面折其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籲天請損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卽纂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某之孫也。生二子，長翼次卽興。某月日二子奉柩還葬金溪某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遠交，嘗許銘其父之墓，尚未及爲，孰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揜搏念之。令人內熱然，孟遠固死，其書可以行遠。

其子足以承家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棼棼變滅無跡類浮雲者又將何如哉銘曰

賦也既奇學也又腴發也孔疇胡不大其施玉光之陸離劍氣之參差卒闕于斯茲非人所知實天之爲噫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志銘

發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氍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筯獻酬歌古詞以爲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宋文憲公全集卷五

鑿坡前集

一語

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疇隸無不徧偃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家國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

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家國天下者不以禮則變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

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遭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條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

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汝取
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鼂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
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
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
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
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恆
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
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
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
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
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瞻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
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五

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元皆
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癱
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
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
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干駟萬鍾弗爲動
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
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
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
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
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洪
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
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飛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宋氏

先若千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及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七

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始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尙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

聞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
藝黍稷兮薳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
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噲屹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
輒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
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呼可驚似茲海外珍兮
神光煜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
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裘兮峩冠
贖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
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
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
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元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銘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鑿坡前集

庚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
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洩教事謁濂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
綆縻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
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
宅兆改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綽之碑未有刻文敢奉
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爲銘濂諾之久未及爲思文復貽
書見述情辭愿款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雞號卽乘馬出
逮還日已若懸鼓矣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藜燈牖下按
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
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
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爲盜所執
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爲荷

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與幕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六子十三孫皆惇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淳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篋登仕郎監寧國府城下酒麪務父光遠值宋亡爲元不屑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媪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旣就外傳卽知家學相仍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卮而無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鑾坡前集

五

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爲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爲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暇日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則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演繹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己巳國子分監扈從上京歲適當賓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孳旄倪走旁郡凍餒道路俚俚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亟返安爾妻孥治爾田廬科繇之事吾爲爾緩諸民曰衆未敢

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蔡河五城北舊建橋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鬻橋善圯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爲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寘于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尙鬼當歲時之隙往往斬羊豕爲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倣以爲不若是則厲氣將作府君召閭師里胥語以鬼神情狀疊疊數百言遞相奔告其俗遂變市設駟僮本以求民平黠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官茹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猶發隱伏撻諸市而易之州有學久廢弗治府君往釋菜已周視後先皆傍穿上漏不足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卽命更朽腐爲堅良治丹聖而飭之復聘賢師儒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民

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府君旣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彪死于家君傷之鬱鬱成疾荏苒踰二年竟卒於旅邸時重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蔭任蘄州路黃梅縣稅務大使次貫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辟詹事院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卽彪次順道次思文入國朝爲東陽縣儒學教諭卽來請銘者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璉孫男七人思志思孝思恭思悌思禮思祖思儉府君旣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久不克襄事後十年爲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合葬

西部鄉之錢塢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葬懷德鄉黃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里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濂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六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傲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藁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爲人心慕豔之願締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道游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旣先登濂竊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不頽白其尚可得耶銘曰

嗚呼府君何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袞袞其脩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鑾坡前集

三

五尺之童龕有所知期必躋於臚仕亦不虞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稽如脂而如韋壽享於耆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

君墓誌銘

世之爲人子者未嘗不欲顯其親欲顯其親唯載諸史牒可以傳於悠久然史法有例非顯官貴臣及勳業殊異者不書焉於是往求辭章之家採著行實揭於墓門及其至也與史牒相爲表裏庶或少慰念親者罔極之恩或者以諛墓譏之此豈人之情也哉台之黃巖有隱君子曰陳府君多馴行年

六十九以至正甲午二月某甲子卒于家其年三月某甲子
窆于縣東龍壇山後以次子昇貴贈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
帥府都事階承事郎昇懼府君之行弗顯于世使其子志持
應奉翰林文字同郡楊君秉哲所爲狀來乞銘予雖非辭章
者流其忍拒昇之請而哂其念親之至耶狀言陳氏本居福
之侯官代有仕者至樞密直學士襲其名尤著襲字述古世
稱古靈先生古靈宋慶厯中進士自浦城簿遷仙居令其子
若孫因畱家焉厥後自仙居徙鄞或徙黃岩黃岩則府君之
系也家乘屢毀于兵不能言其實爲幾世矣府君諱勝祖字
德茂其曾祖某祖某宋朝奉郎有恂恂長者行文章甫獨守
遺經朝夕潛玩視聲利事恆澹如晚歲尤能安貧竈烟或終
日不起澄坐無愠色府君奮曰吾父固安貧不思具滌灑以
安親者其人子也哉於是操廢舉之方手畫心計而經營之
未幾貲財漸致殷裕撫二弟甚至爲之授室嫁女弟者三於
名閥一不以經父意唯日具珍饌奉之猶恐失父之歡心父
喜曰吾有子如此吾將含笑入地矣人稱府君爲能孝父既
歿二弟求異襲府君不能止量其所存而三分之曾不數年
皆蕩析無餘子號寒而妻啼饑府君惻然曰兄弟一氣所生
榮悴頓異吾有目能忍見乎乃出所受產復三分之一入美府
君爲能友非特此也族屬之中若冠若婚若喪若祭府君無
不助成之鄉鄰有鬪者多赴愬府君府君喻以利害咸欣然
悅服而去府君生平以材自負遭時孔艱不得展其用當酒
酣耳熱輒登山臨水從容嘯咏以洩其孤憤焉嗚呼若府君
者其可謂有志之士非耶府君娶阮氏封宜人慈柔儉勤婦

儀母道皆可法先一歲卒子男二人長敬先寧國路涇縣主簿次卽昇者學而知文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孫男三人長志卽來速銘者好讀古人書而精於科目之業孫女三人一適同邑戴韶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文珪子在禁林銘賢士大夫多矣其績用昭著者易於言而潛德祕行者難於形容也府君有才如此使其從政必粲然可觀則子之所書極於焜煌當不止今之所聞刻而已惜哉銘曰
有材而無位命也可傷孝友行於家孰謂非政之良子令而仕厥聲孔臧於奕命書下賁幽堂龍壇之山薦此銘章過者必式尙知爲陳府君之藏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墓坡前集

三

宋文憲公全集卷五終

宋文憲公全集卷六

元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會府君石表辭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邠國公四十九代孫邠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司徒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暉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淦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黃文肅公榦之學爲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巖坡前集

一

侷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壁來爲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旣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爲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爲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爲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范文白公棹清脩之士也極慎許與閩府君官不充其才會

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拔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
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
而長子受辟爲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
君喜曰吾何以仕爲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
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塵談笑傲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
不可得而侵也善鑿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爲適
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遽疾預
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
趣之還旣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
而卧翛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
斂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
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二

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瘖疾甚劇府君泣
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
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没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懼夫人
之哀夙夜祗奉唯恐少拂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
矣季弟甫齟出爲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
知所爲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偃偃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
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
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偶聞府君爲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
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
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欲一見府君走書速之府君卽日命駕
旣見相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
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耶府君曰旣見君子不還

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
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
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
須髯如戟爲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一以理勝當是時若吳
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
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
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橐吳
公爲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
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日
斯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龐蔚學者師
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聶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
曰厘曰基曰壻曰均曰埴曰塾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壻坡前

三

曾孫男六人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
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
氏爲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
定公羣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耶府君
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侍奕世以詩書亢其宗府君雖
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爲經師達賢大官丞稱交薦可謂無
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
堅旣爲前後撰銘刻諸幽室而魯嘗與濂同脩元史寅緣交
誼復來求隧上之文濂聞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爲
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邠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濊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流
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勳昭德裕後昆夫君繼之

如玉溫嶄然頭角譽彌敦目爲二俊起續繙三爲人師教道
尊書詩俎豆習禮文鄒魯其俗澆爲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
木斯拔風霆掀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爲招魂刻文墓
石揚清芬

故鄆陽劉府君墓志銘

君諱謙字友諒姓劉氏其先出自彭城唐末有名汾者仕至
鎮南軍節度使生十四子一子曰漢吞始徙鄆陽圖譜喪至
君不知其幾世君善積居之術以貲雄於鄆父母歿廬墓終
喪事三兄謹慎三兄或酗酒破產君屢贖歸之因自懲以全
其家他族昆弟析財致訟久不解君召而尤之皆頓首免冠
謝相讓爲善行已而割田來上曰微公我等幾爲吏所魚肉
且失同乳心敢奉此爲公壽君笑而麾之自是鄉鄰有鬪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四

赴愬君得片言則拜舞去甚者能自愧搖手相戒勿使劉君
知至正末兵亂且大饑惡少年烏合爲盜椎埋剽掠無不爲
夜有執火薄君廬者君倉忙率妻孥遁泉布悉爲所攘豪傑
德君者部勒壯士捕少年屍之懸首于門君歸見之擲于郊
縱其家收瘞盜聞寘所攘戶外而去他日盜益熾巨室盡燬
獨君家屹然風日中君時避地萬斛山爲盜所執將拷以求
金忽一人躍出曰此翁嘗恩我不可害不可害君賴以免性
喜讀書積至數千卷爲文辭貴理勝不尚浮縟人稱之高祖
某宋某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妣程氏配室李氏前
君一年卒子男子一德裕子女子二蒙古學教授陸士奇及
胡璉其婿也孫男三人曰仔肩曰鼎和曰吉仔肩以文行名
君生於至元乙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歿於至正癸巳十一月

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九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堂鄔山
原距君所居僅二里君既葬仔肩持張祠部丁所次狀求埋
銘金華山中余以病弗及爲去年春蒙恩召入禁林與仔肩
會京師仔肩復申前請爲尤切禮宜銘銘曰
行孚於家而施及於鄉如彼泉流肇於濫觴其始則微其終
則彰此爲有德之士之藏雖亡弗亡

故高府君壙銘

高府君歿於建業時建業新附人情未安歿之明日其家僅
卽具棺斂權瘞西門之外郊瘞已開關往報府君季子暉暉
方從軍丹陽將達僅卒于道暉因弗及聞一旦有告暉者曰
爾父歿已久矣暉卽白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役之人皆征
戍遠方無一人在者暉彷徨西郊外但見白烟涼草叢塚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壙坡前集

五

纍不知孰爲其親體魄之藏號慟幾絕者數四自念無以慰
罔極之恩乃命畫師識府君者追貌其象裝潢爲轡軸事之
如生雖若可以自解然終未足以盡其誠於是請國子錄張
君丁仲繫府君之行以成書謁子豫爲之銘他日招魂旋其
鄉欲具衣冠葬之且勒銘貞石以示子孫於無窮焉余不敢
辭府君諱羲字伯舉姓高氏濟南棣州人曾大父溫金經略
副使大父玉元至元中從大將平江南遂隸名於平江十字
翼萬戶府君籍久之以功補其府鎮撫父珪隱遯不住妣韓
氏府君性疎朗讀書傳頗通大義輒棄去喜騎射遇駿馬必
傾貲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旣而中正鵠不失毫髮觀者嘖
嘖嗟賞以爲有將家子之風然居家守於禮度不敢稍自違
越其事母夫人飲食必親調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同

里閭而居者多豪俠之子刳腴擊鮮日夜痛飲以示侈靡府君過而弗睨唯見餓夫單人輒解袍衣之輟膳啖之唯恐有不及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府君時買櫬積藏之府君嘗以泉布貸諸人人久不能償府君曰彼非負我者特爲貧所迫故爾取其約劑焚之其於物有恩類如此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府君才行命隨蕭將軍捕寇海上府君屢建奇略將軍不能聽府君嚶不發一辭已而寇不可制方悟不能用府君也府君寡言笑與人交不爲翁翁熟久而益親人自不忍厭去嘗築室曰進齋監察御史孟公昉爲之記人因以進齋號府君云府君嘗教其子曰我家近於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讀書家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力善毋爲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爲善士我死目亦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鑾坡前集

六

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饜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爲名言府君娶懷孟禹氏生三子長某次桂榮歿于兵次卽暉國子助教府君享年六十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戎馬擾攘之際人得令終者鮮矣縱得令終卽具棺斂而藏之者尤鮮矣縱得斂且藏得有賢子孫追慕而不忘者鮮之又鮮矣縱有子孫日追慕之其有狀其善行求文以刻諸墓門者則又絕無而僅有者也府君之死固爲不幸今有令子若暉者沒沒圖文以托府君於不朽府君似可以無憾矣銘曰

其確然有守者歟

元故靜江路大墟務稅使王府君墓志銘

王府君諱善字復善其先由鍾陵徙金溪自曾大父重大父榮彰父實雖無仕者皆以徽行聞於人人府君成童時人試以屬句脫口成對比物別類爲精已而學爲詩輒取能聲年十三父喪去御家事尋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穰自歎蚤廢學力迪其子以經術築精舍一區聘碩士居之朝夕策厲若斯須不忘去者俄俾從師二千里外膏粱之饋絡繹道塗曾不以爲煩及見長子經用禮經連領鄉薦喜曰有子能通經吾雖廢學政復何憾至正中天下兵動江右化爲盜藪府君室廬盡燬崎嶇攜家走山澤能以智馭下怙怙然寧且資用亦無乏絕智者心服之先是有授府君南豐醫正者府君以醫爲一藝弗上方嶽大臣又薦爲靜江大墟稅使亦不就至是翛然自放山水間舉觴屬客撫髀高歌遺落世事或飲至一石不亂未幾以疾終壽六十三實洪武戊申五月十五日也卒後三年當辛亥某月日葬柘步山中禮也府君娶曾氏子男三曰經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郎曰綸金溪醫學教諭曰慶郎蚤卒女三胥豫其壻也一天孫男五曰翼曰興曰憲曰德昌曰有慶予嘗聞經言府君之善行不止是其事親尤孝視聽恆在形聲之先奉繼母亦如之遇羣季多友愛人取以爲法嗚呼若府君者其所謂一鄉之善士非耶銘曰孝聞于鄉道則允臧闕不自耀唯子之教彼遺金籛我以一經賢愚殊軌曰圖其始學之爾惇是昭乎文吁其死矣不復還矣孰廓其潛太史氏濂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碣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局廢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

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舍光尉邦基
生郇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郇生福州教授行
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
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
明善世稱爲東吳先生自幼以纘承家學爲事雖初號輒起
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
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
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
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
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于鄉立饒之孫盛
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
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八

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惟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
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飫而後已凡所
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殫心於
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
著三書曰神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
嘗撫卷歎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
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闢抑揚不
愆矩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
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
涵養旣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莊愨而端嚴隆寒極暑
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警欬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
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倬蚤夭其室周氏方少

子衷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爲人剛直自將巽懦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卽過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挺相挺爲亂先生推牛醜酒集里中耄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爲亂者皆濯草薙禽獮之慘或無子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徽夢州城中迎狀元旣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召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爲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

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卽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禴次祁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尙幼初伯宗會試南官予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爲請予未暇爲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毬塲山且勒之縣縉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况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他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繩繩子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

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奮
兮嚙嚙道腴涉幽元兮袞斧注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
庭兮我蹟至隱發精明兮別執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
則屯兮薛衣椒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墜乃文兮曠其天衷
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逾深兮方倚偷盧起猶沈兮祀其正
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
雖逝名則良兮有寧一官氣鬱藏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故熊府君墓志銘

熊以王父字爲氏蓋本於楚鬻熊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
丹陽丹陽今之江陵枝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
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爲右補闕與陽城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巖坡前集

十一

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
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賴焉性嗜浮屠氏說嘗捐田七
千三百畝畀其徒其徒以居士號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
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
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
爲師友時家已窶無藏書可觀每假於薦紳家懸燈夜讀至
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
八卽不帷講授郡之俊父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澹軒孫公轍
天備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俊斯皆交相推譽
或折輩行爲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方爲郡學錄尤
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輒流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
貢于鄉再不利乃歎曰場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苟

窮經以飭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
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
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府君爲之
喜而不寐間論古文尚書疊疊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
吳公器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
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
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虞公以與己意
吻合亦器之如吳公且以涵養問辨爲學文之源是勗府君
自此以講學摛文爲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霞變滅絕不足以
溷之向之後又來學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
論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質行者則
府君之所啟也其遇子弟嚴威儼恪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十一

則危坐令其誦書雞初號則趣之起風雨不少廢府君之伯
仲凡三析筭別爨已久及父母歿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
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
天性仁厚或以虛僞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
處義利之間絲毛不苟也生平不屑理家政優游肥遯不知
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徐酌哦古詩數章陶
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爲校官
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咏歌一日徧過故人門
薄莫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微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
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牖作伊軋聲府君披衣而起命蒼頭
奴負階親升而闔之旣降忽呼曰予足輓矣奴以肩翼之至
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據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

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柱之孫女能齊家
內外整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費事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
生三男子長卽鼎入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今遷
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傅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津縣
主簿季曰晉女二一適趙徵一適龐舉早卒孫男四曰綿曰
起曰繩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
日始卜葬於金溪縣苦竹鄉之富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
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虞
公爲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敷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爲實錄
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
山卽記吳門問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也今年
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徵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七

銘夫自吳公纘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扶祕闡
幽所以化導其徒者多成德達財出而用世固顯融乎時其
有隱于州里橫經陳義使人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
若府君者是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濂於吳公徵之銘曰
咸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凜乎將
堙勇撤其蔽所覲者全行知尊聞罔問南北疊跡重肩從者
如雲君鼓其篋握衣而前無疑弗馴雅興難測孰鈞其元百
篇之文矧於羣經孔疏鄭箋易其續緝蒙蒞斯揭日星乃懸
有光燉燉屏斥詭誕以絕蔓延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莘
綿邈其成紋其養也定乘化而旋奚啻誦信有子而令珪組
蟬聯遺澤之新仰聯飛雲俯臨逝川誰不嚮呻惟行之粹惟

石之堅勒文墓門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志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與浙江部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歿今七年矣而埋銘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幸爲文之旣而佑復申劉君之言涕泗而再拜予旣答拜與之成禮遂按狀而評騭成章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秦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贊實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之有王氏自贊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肄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本初生性夫皆爲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三

知潭州事天定之孫女君資稟絕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綺見者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爲學也欲求聖賢之道其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之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學上舍生還第所交多宋季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獻纒纒如貫珠君從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進大德末君出游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秦公孟侍焉伯剛往言於秦公以君爲薦君獻詩一章仁宗爲覽之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伯剛邀君同至燕都君毅然辭之伯剛寵幸盛于一時及仁宗踐阼遂累官至汴梁路總管復趣君曰主頗憶君君若往爵祿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嗜佳山水間一出游輒留連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鬚碧瞳如占仙

人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志益沖罔自號爲三槐隱士乃於所居種竹鑿池池上橫以石牀角中鶴斂日息其上子姓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篁影中其隱趣益脩條然時或賦詩以爲樂韻度閒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高年君率羣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驩暨歿哀號戀慕幾欲無生且惇於友義族兄弟姊妹未婚姻者畢之伯叔之未葬者藏之君子多稱焉至正末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殺戮到雞犬羣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毀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葬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十四

有之是以似之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志銘

王之受氏凡四曰姬曰嬀曰子曰虜而姬姓之分復有二一出畢萬一出周司徒宗恭宗恭之族琅琊太原也萬之族則京兆河間也別有王叔氏王子氏王孫氏雖皆本於姬又所以別於二族也其在琅琊者散居江南今浙河東西多宗焉睦之桐廬有王氏諱璵字君王曾祖宗善祖叔祥俱隱遜弗顯父希曾爲文儒君性至孝母袁氏疽發於頸君憂形于色日烹藥以進彈諸方弗之驗君則泣禱于庭辭甚凄苦已而疽決膿若絮鉤連不可拔君吮出之母輒瘳同姓有尚俠者藉權貴人爲意氣效五陵少年所爲勢熒熒動人人豔之反讓君爲迂君曰吾性慇不能隨俗浮沈君迂我固宜俄庚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五

歲儉道殣相望孰不遏糴以微善價君能出粟賑之歲丙子視庚午儉尤甚君復賑粟如初或曰王君非迂也其樂善人哉或曰王君之知非小夫所可測也君皆笑不答所居直香櫺峯濯濯生翠若屏然君築重構其下時列俎豆集名勝士玩之嵐光浮動尊俎間從容嘯咏恍不知九衢有游塵也君積而能散州里有貸泉布者久不庚君取質劑焚去然質直無僞民有競者直於君君察其情辭曰爾過矣曰非爾之罪也各心服而還不翅訟于賢有司或強君出仕君謝曰幸有舊田廬食與衣亦僅給祿非所干也遂以晦巖居士自號云年六十六以至正丙戌二月己巳卒于家以庚寅十二月丁酉葬縣之金魚岡配袁氏子男子五人和義禮儔舉皆克繼先志舉尤知嗜學當元之季復能合義旅以捍鄉井人德之

子女子一人適袁采孫男五人圭纘權衡宜曾孫男若干人
君卒後舉奉尚寶丞魏君潛狀來求銘魏君謂漢末王彥方
少有行義鄉里有爭訟者將質之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
君之行頗近之魏君同里人其言當可信況君孝於親仁於
鄉其事有足稱者苟不使其名昭著則何以爲行善之勸哉
銘曰

先親其親而後仁乎民其志之殷呼嗟乎若人孰不簪紳子
胡爲隱淪豈命之屯吁嗟乎若人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爲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母陸氏追封樂
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七

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亦封樂安郡夫人子
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
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
事輒帥師以從畧姑孰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采石以
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授右都先鋒已而破
宣城克宜興征婺越衢舒池等州僞漢東侵鑿戰于龍江大
敗其衆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搗入陣指揮營於瑞昌
敗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僞吳圍安豐侯復赴援立
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秦皆未降大師攻拔之
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
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
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勅贈推忠

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謚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勅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爲世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葬卜以是年某月日藏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撥其概勒石以納諸窆云

故王府參軍胡君妻項夫人墓志銘

余授經青坊時龍泉胡楨嘗以仲讀侍皇太子研席楨因得從予游今年春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尋入禁林爲學士時楨已擢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間以其先府君王府參軍深墓土之銘來屬予旣已爲之楨復泣曰先子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政前集

七

行幸托見於文字間而先母未之有述幸先生憐之敢奉姻家兄章存厚之狀以請予義不敢辭按狀夫人諱某字某姓項氏處之龍泉人父某母某氏生十有七歲而歸于參軍參軍同邑人其父珥爲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夫人旣歸之明年參軍卽往省覲遂補其省掾史越九年始歸初員外府君娶趙氏生參軍及二弟潭海趙氏旣亡繼室李氏生某恐夫人與家政也使居於外夫人無以自給與媵人日事機杼風雨瀟瀟青燈明滅於一室間人不能堪夫人則怡然處之父母憐其勞勩將奪其志夫人指庭前水曰俟此水西流吾志却當改耳不聽姊妯之間或譏謂之或輜轍之夫人皆不答員外君歿參軍自海外護喪歸葬夫人袒跣出迎哭參軍持夫人泣曰吾爲親故不獲與夫人居夫人備歷諸艱而能

完節以待予其與古之義烈何殊也夫人曰此婦人常事耳何足上勤君子之念慮其後終不自言至正壬辰中原兵起浙水東州郡漸至繹騷參軍從蕭將軍剪除鄉郡羣盜間歲一來歸夫人攜子女間關寨柵中亦能自安如獨居時已亥冬處州內附參軍朝京師上奇其才命爲右司員外郎於是參軍迎夫人以來時夫人已有疾挾醫以從行暨至念及鄉里鬱鬱不自聊疾愈篤遂卒於清溪之寓舍實辛丑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壬寅返柩於處州擇麗水某鄉某山爲冢以十一月某日葬焉夫人性淑而行勤參軍有志事功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其補綴缺漏締構生理唯夫人是賴及夫人死參軍銜命在處州又不能視其龔斂每對子言涕泗爲之潸然夫人生二子長卽楨次曰樞一女曰章其婿卽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壘坡前集

六

存厚御史中丞溢之季子也夫自陰教不行婦人女子能不易節改操者何其罕也間有以禮自持欲起古人而效之者人方羣訕而衆侮之又何習俗之不美也有如夫人之行可不彰著以爲世勸乎是宜銘銘曰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寶山將以某月日返葬於宣城某山之原會濂召入禁林陳君乃白狀夫人之行來謁墓上之文其辭纏繚而悲愴讀者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爲宣城人其父

諱熊字子祥明詩傳訓詁學仕爲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無嗣獨生女子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子簪纓家子欲選爲贅婿子時頗嗜學手不離方策先君子憐子過厚不使遠去膝下典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子趙氏旣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惴惴恐有所不及其姒郭氏亡奉子伯兄如奉舅焉人以爲孝且恭其事子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子或牽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嘗患痲瘡荏苒踰三千日趙氏視藥餌調食飲不知有晝夜在他人雖至勤懇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子登仕版出爲湖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爲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若不能相涉者趙氏一力荷任之而畧不見艱難窘澀之意人以爲順且賢嗚呼奈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九

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耶初京城多火災子適讞獄郢中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暨還奉詔備刑書抱衾出宿省中者幾半載間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貽子憂不敢以疾告已而疾浸劇乃謂子曰妾心中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予亦未暇答居亡何竟卒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耶爨下嫗與予言趙氏自去冬以來語及親舊之存亡每沈瀾流涕尤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養吾無慮矣似類乎前知者臨歿之際相呼之聲不絕于口予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設有不諱吾無以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旣趙氏泊然而逝視其敝篋無遺珎及完衣焉嗚呼悲夫予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天晚得慶生卽前所謂撫愛之者曰嗚

孤以泣縱鐵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子同貧
賤同憂患同冒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霑寸祿竊意相守至
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子與吾子交者甚久墓門有石願
爲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攄子無窮之悲也濂聞
之女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暴慢之風盛孰有如趙
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爲世道之勸是宜銘銘
曰

猗蘭方郁奈何萎也茂草宜剪却紛披也天道元遠信難推
也勒辭貞石聊以宣其悲也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
謁濂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爲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三

者則眞骨與舍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
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眞文懿大師國清靈公實爲之而
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
究內典爲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豈宜於
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德
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
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讓而謹書之師名
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
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卽有孕及
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
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
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

爲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間延慶半巖全公宏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是誠算沙徒自困耳卽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扣下語多柄鑿弗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羣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擬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從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厯己巳遷住補坦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他浮屠飭車輿盛徒御以誇街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問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

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楷則居亡何毀于火忠公新之唯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元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漫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衆誠感孚乃出衣孟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跌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上去則去矣寧不畱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

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上還聞師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
悅詔出內府泉幣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金藏
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
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
慧恩大慈寶定某刹寶璋瑞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
土永顯妙智淨珞定光文撫某刹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
聖泉普彝福林道巽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
瓌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士承松源四葉之
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
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劍入般若關歸然爲一代人天之師此
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新之朝上
簡帝心昭被殊渥至親枉乘輿而臨幸之龍光赫奕絢耀吐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五

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
有所歆豔而起信焉系之以銘曰

乾竺之道貴乎一真真則非妄日趨精明煌煌松源其道孔
熾正暢旁達非真曷致惟廣慧師起於海東歷抵諸師罕契
其逢太白諸峯上摩穹碧舉頭觸之堅如鐵壁一唱轟霆豆
直耳聾毫髮之端妙義俱融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卽不離
了明諸相五坐道場六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妙法
華權賓雙舉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來鼻觀先聞豈伊
天女吐茲奇芬誰謂靈通與道乖悟我尚不有亦何心故世
緣已竭幡然西歸夢寐通皇情爲怡烈火如輪燬茲元魄
舍利粲然逐烟而結在昔諸師何人不然誕勝真滴多隨物
遷師我藩維師我干櫓我而逝有生孰度寵恩聯翩來自

九天師則何憾名與道傳太史造銘建于牛首此山若移斯
文方朽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天臺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厓疊嶽如雲旂翠巖
巒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絕是宜有道者
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
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爲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
百年間洵確焚毀唯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
周覽故址嘆曰大士詔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
延祐甲寅縛草爲庵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禪
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脩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
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之化之以勤勞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十一

脩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坊金碧交輝上矗天際而
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
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南堂欲公名
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
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禪師
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哉洪武
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峰主僧普饒繼其席二
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
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
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
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旣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
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

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椽例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峯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爲國宣勞爲時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爲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鐙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舍利見于筆端禪師年方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耶年十四卽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旣得度復受具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涿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師出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五

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卽錯日溪頷之禪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覩公住華頂斗岩芳公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見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峯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岩穴友烟霞慕侶泉石至有踴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蝕於心胸奔競乎請無所不至足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厲學

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日填委振起頽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爲震黃鍾於瓦缶雷鳴之際翔靈鳳於衆禽紛飛之時謂爲禪師矯弊之功非耶評騭成章繫之以銘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歟銘曰

台有聞僧幼輒弗羣能感雜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鞠明究曠務治心垢甚救首焚頓忘色聲宴絕見聞歷抵諸師如提孤軍背水設陣瀕亡獲存有蘊者山是曰上雲高摩翠旻低壓紫氛昔之開士來疏竺瓚我追軌轍志符隱淪起廢爲功策急以勤寶殿高竊華宮糊紋丹腹絢麗觚稜紛紜此本無作彼應自臻一榻危坐八憲凝塵影不出庭錫常挂軒迹處恬曠俗慙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探心源外動苟息內靜方敦非有獨行曷昭羣昏左原演迤白塔嶙峋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三

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召而至館于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旣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

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舍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璫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召其字也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曰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曇曜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卽了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三七

大義或問所嗜何言卽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鬻僧牒得薙染爲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師爲侍者居其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師叱之使出自是羣疑塞胸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片雪却

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本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垠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閒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五

卷並傳于世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沈手讓龍河上相與談元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概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鑿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蹴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鐵卒十萬佩囊韃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欺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暝紅欲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元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纏一擊三際皆廓然火中新敷清淨蓮紺色涵空絕蔓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膻內而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赫絕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誣爲有漏絲帝勅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沈繇萬人瞻依曲刃拳一朝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五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後分爲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之中而南屏爲最盛再傳至於單溪其聲問益顯震雷霆音爲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爲吳越所宗又六傳至於湛堂貫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學而以止觀爲歸宿之域學子翕然嚮之其入室弟子爲世法幢星分幕布於江南若吾慈光圓照法師則尤號金舂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允若字季蘅族姓李氏越人也代爲簪纓家在唐有名造者嘗爲禮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宰相元載亦斂容避去

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衍抗言折之世稱直臣委祉垂休至諱
慶君以柔行稱慶實生法師年九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亢
宗爲期忽條然有絕塵之趣嘗遊雲門傳忠廣孝寺寺之元
上人留之俾給侍左右十五受具戒爲大僧渡濤江而西至
虎林謁大山恢師於興福恢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篋十不
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卽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師澄
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岩則
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
顯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蛄蜺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
義而沈涵之至於恩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
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
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器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三十

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卽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
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
嘉之錫以今號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禳法師力爲經
度田之萊蕪者闢之室之故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
不置招之徠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
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
主彌陀興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
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爲佛海會中四
天王居亡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養如白衣蒼狗變遷一不
以經意翺翔千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嘯
咏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目之爲雲門三高云然法師
身載明德聲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

相康里公復具疏延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唐巨刹有喫
路泉其源絕已久法師持錫叩岩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爲
吾一來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出淵淵然漸
盈戶部尙書貢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檜命名曰再來泉法
師四坐道場教雨灌溉如甘露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
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以法華觀慧三昧爲暮年淨行會天
下大亂干戈紛擾法師與之遇脅以白刃毅然不爲屈辭色
俱厲因遇害白乳溢出於地實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
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旣退其諸孫子蘭息幻始具衣棺
爲斂聞維之父獲舍利如菽者無算遂以某年月日奉遺骨
瘞於雲門山之麓法師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
之爲僧中御史善詩若文雄健有法黃文獻公潛爲序其首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三

謂其遊戲如幻變化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畱凝一時名公卿
如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
慕法師與爲方外交而忠介公泰不花歆豔爲尤切函書問
道始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友奎演福
之良謹延慶之如瑩隆德之去讓淨聖之圓證也其進脩弗
輟而未出世者則善來普慈曇曙維翰元微無作及前子蘭
息幻也法師初號浮休老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歷代詞
人屢形賦咏世以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爲若耶溪
法師示滅之後已經十齡友奎持天衣禪師元靜所爲狀請
濂爲之銘濂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已竊識之矣
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宏又知其爲有道之士銘其可
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致疑焉殊不知定

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域聖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爲鴆毒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獨於師而惑之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綫噓四明之遺燄莫外教之邪城世當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盡然傷情乎故備序之揭於元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兢兢自省者矣銘曰

止觀學廢將焉徵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淨光傳之寶雲承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清兮下注佛海流無聲兮若耶中藏毒尾鯨兮鼓鬣奮迅樹赤旌兮發爲音聲震百霆兮龍鬼怖愕人天聽兮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若琉璃兮膏脈久絕茂荒荆兮飛錫一指來盈盈兮莫峻匪山五雲凝兮絳霧爲室霞作扇兮欲入觀慧權實并兮業何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波前集 三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爲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壇行西方荼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室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續紛離地卽隱盤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眠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抗旣雜落受大戒於昭慶

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歎曰離家爲求道耳苟羈
縛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
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
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隙間巖泉泠泠然微有覺觸遽往
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
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
之師卽擔簦啟行旣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爲死
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
根何緣入此草囊耶師擬議欲答古林以錫杖擊之師豁然
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
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
年回浙中會月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五

師分座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
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目輒失
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耶
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
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
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
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俛
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瓢輸請書偈
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傷之爲明日請兩序諸比
邱與之言別卽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
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且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
十五臘七月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

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菴別號松隱族
鄭氏世爲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爲
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
了菴欲公皆推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與古先一軌導
諸未悟咸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
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
乃具爲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濂聞方
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
無跡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啓
動瞻視何以表眞悟而啟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
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
辭矣銘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鑿坡前集

詩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
子依佛倣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欲警有情使之
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鑠風動籟鳴實自中作曷以明之法
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
諸法銷實如大寶鏡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晏坐雲
峯學徒川赴孰不清涼如飲甘露未法瀾奔師其底柱胡爲
西歸空存遺履有宰堵波中藏舍利佛光煒然羣昏咸賴

宋文憲公全集卷六終

